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七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襄公廿五年至卅一年

蕭山毛

檢討

著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前年春孟孝伯受晉命伐齊齊報之公將告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必速歸齊師果還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殺其君光

齊棠公

棠邑大夫

之妻美棠公死崔杼娶之莊公通焉數如崔氏

且以崔子之冠賜侍者崔子怒又以伐晉故謂晉必報齊欲弑公以說于晉至是莒子來朝齊饗于北郭公復如崔氏崔子乃弑之從公者十人皆死惟晏子立崔氏門外門啟而入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枕屍股而哭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

二子公黨

于是以

靈公之子名杵臼者

卽景公

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與國

人盟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讀未已晏子抄易其辭仰天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時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曰旣書矣乃還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前年會夷儀今又會夷儀以報齊而兩會諸侯之師雖使周天子以勤王來召亦必以爲數而去之矣今齊人以莊公說晉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

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而卽揮諸侯以退嗟乎諸侯何罪乃至此若胡氏責伯王不能討賊此是春秋大旨但晉自與伯以來凡諸國弑逆無不受其賄而定其所立之君如文十五年之盟扈十七年之伐宋類胡氏並不責伯王而但責列國則春秋之失刑亦已久矣况中行欒趙親弑其君韓魏諸家爭相竊國此固非一時一事所足責者故經于夷儀兩會不書伐齊并不書齊成若不知日名諸師之何所用者蓋責其細者而大自見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刊木堙井以通楚師鄭人怨之至是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夜穿陳城遂入之陳侯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二

乃免

喪服社王抱社

使其衆男女分別而壘之以待于朝子展

子產再拜稽首返其民致其地復修其官職使之安定始還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會夷儀之諸侯未還而同盟齊成故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前十三年衛侯行出奔齊齊侯寄之于邾曰寄公今晉侯愍其久寄于外使衛分一邑以居之此與鄭伯突入于櫟同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者楚屬國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名舒鳩人而使之叛楚楚子使人讓之舒鳩告無有且請盟楚人欲加兵而遠子

不可謂彼告不叛而又伐之是伐無罪也及遠子馮卒屈建爲令尹而舒鳩人叛則怙終矣屈建乃伐之及離城吳人救舒鳩建分左右師而使吳人居其間擊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而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子產獻捷于晉雖不獻俘而獻功以尊晉也且戎服以將之尊之至也晉曰陳有何罪夫二十四年經書楚子陳侯伐鄭者以救齊也其救齊者以齊告晉之伐齊也是鄭被陳伐本爲晉故晉不能救鄭又不能爲鄭報楚與陳是晉可摟諸小國而小國必不敢假伯主一旅之師其蔑王法傷天理喪人心固已極矣乃小國摠梧括其私徒以爲晉釋憾又不敢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三

自恃而復歸功于晉晉反曰陳有何罪吾猶惜子產之不以楚陳救齊之說抗言之也子產第曰前年春鄭伯朝晉曾稽首宣子告以陳之恃楚凌虐敝邑請得罪于陳而稽首焉是以陳罪告也其冬楚子以陳蔡并許伐鄭門于東門陳且并埋木刑以通楚師道故鄭討罪而陳服之是陳知罪而晉不知也乃又曰何故侵小夫報伐非侵小也且陳未嘗小于鄭正義曰陳大于鄭而謂之小者言陳對晉爲小非小于鄭也晉以爲此我之小爾我小不當伐而不知陳已事楚晉亦安得而小之顏厚矣子產第曰先王制令有罪卽誅何大小焉且天子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今大國多數圻矣非侵小何以至焉是時晉人不能詰而罷于是鄭子展復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然後遣公

孫夏帥師至陳與陳人平而夫子特書之曰伐陳蓋斯時不伐陳而稱伐正以爲鄭非諱伐陳也故夫子又曰晉爲伯鄭伐陳非文詞不爲功以爲鄭之伐陳非無說也晉當自思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過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門巢守者牛臣射之卒凡攻門曰門如門于揚門于東閭門于師之梁類公穀以巢爲小邑以門爲入門則於經文詞義俱不識矣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初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獻公殖將死名其子甯喜曰吾得

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簡書君出策書出君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四

若能復人則掩之矣喜許諾及獻公入夷儀使人與喜言求復國而喜又許之至是獻公使母敬嬖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告蘧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君入遂行從近關出時孫林父在戚其子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喜與右宰穀伐孫氏孫襄死喜乃弑君剽及太子角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以戚邑屬晉而叛

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例稱名與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同胡氏謂責其不改過而書名夫不改過僅見于右宰穀之臆言有何實事而可作罪狀且右宰穀與喜同謀弑君本是逆賊未

有以逆賊之言定矣書者胡氏不識例而又好爲無理之言每如此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爲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此晉會諸侯討衛也是年孫林父據戚以叛衛人侵戚東鄙晉使人成戚而衛人殺之晉乃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澶淵與戚皆衛地相近故兼疆戚田并取衛西鄙懿氏田六十以與孫氏爾時衛侯亦與會晉人于會中執衛甯喜及北宮遺使司馬侯監之先歸於是衛侯乃如晉而晉人執之囚于土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弱氏諸侯聞變齊侯鄭伯並如晉齊臣國弱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晉君宣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違而治煩所以爲盟王也今爲臣執君如之何晉侯乃始歸衛侯夫衛獻固非合君然失國歸國並無足罪爲伯王者自宜討孫甯二賊共正王法而乃長逆獎叛爲臣執君悖亂天常莫此爲甚故不書討衛不書疆戚並不書執君卽甯喜之執原在會間而亦不並書而移之他時卽公自會歸亦不書至一若此會之大可已者若晉趙武宋向戌雖會不書名而獨書鄭良霄者曰此必良霄此時實成此會而據實書之一如十四年伐秦之書北宮括公孫蕙者而先至後至與夫卿不會公侯之說皆無與焉詳見十年會牛首十四年伐秦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痊

初宋芮司徒生女而棄之名曰棄長而美平公嬖之生佐太

子痊狼寺人惠牆氏伊戾名者為太子內師而怨太子楚客

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伊戾從則詐為牲以獻加書

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問諸夫人棄與向戌向戌怨其狼皆曰然公乃囚太子太

子曰惟佐能免我使名佐向戌故畱佐與語不至太子縊後

公察無罪乃烹伊戾此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天王殺其弟

佞夫例同

晉人執衛甯喜

前會澶淵時執之而書于此此文例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六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許之怨鄭

見十六年伐許傳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時宋向戌欲平晉與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蓋為許

靈公請伐故也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不如使逞志而

歸乃易成也因不禦寇楚遂入南里墮其城門于師之梁獲

九人涉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吳公作壤

宋向戌善于晉趙武又善于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蓋亦甚苦于奔命之無窮期也如晉告趙孟孟疑之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不利于我亦將許之苟弗許則楚將許之矣夫楚許之以召諸侯而我尙得爲盟主乎哉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我好兵矣好兵焉用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因遍告諸國而爲會于宋經不書向戌而書會宋以向戌卽宋也宋主會者也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叔孫豹齊慶封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七

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至時楚屈建先至陳使黑肱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就屈建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屈建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楚之小國使更相朝見而從晉者朝楚從楚者朝晉然而齊秦如何庚午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不能使齊朝楚猶楚不能使秦朝晉也楚能得于秦則晉將固請于齊至壬申以告楚王楚王曰釋齊秦不會而弟令他國相見經不書齊秦以是也秋七月戊寅向戌至夜令趙孟及公子黑肱齊其盟辭庚辰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不用壁壘而用籬落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謂請二國爲屬國可助貢賦然而屬國不與會故邾滕之君

親身至會而經又不書以是也當是時會者凡一十四國而祇書九國其不書宋王盟也不書齊秦以不與會也邾滕不書者屬國也若其先書晉後書楚此是恆例而說者謂楚先歆而先書晉者爲信晉夫此時未盟亦安知歆之先楚而妄爲是言舊說書國各則其國人必與盟然僖十九年盟齊無齊人二十七年盟宋無宋入此以特與向戌故特書之非地王例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遂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于朝雖殺之不正其罪然喜賊也此與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元咺例同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鮒穀作專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八

鮒衛侯母弟子鮮也獻公復國時公母敬嬖與弟子鮮要喜有成言今殺喜子鮒怨公負約遂奔晉此賊黨假信夫子書以垂戒者而胡氏襲穀梁說謂義合春秋嗟乎春秋乃至此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時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將歆晉楚爭先叔向勸趙孟無爭乃先楚時季武子假公命使叔孫視邾滕恐兩事晉楚則貢賦重也叔孫不從曰邾滕私也屬國爲私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乃盟夫季氏以作三軍分公室之故恐賦重累已使叔孫從之將此盟亦不得與矣夫堂堂宗國甘爲人私此必不

可之事况本非公命而左氏無識謂豹以違命而去其氏夫史文去氏並無貶例見隱八年無駭卒傳徐仲山日記謂漢後親則去氏如同

姓不書氏類尊則去氏如三公宰執大將軍等不書氏類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杜氏謂以長麻推之則乙亥爲十一月朔非十二月朔已差一月若左氏謂乙亥朔其辰在申則全差三月蓋月建十二辰與每歲十二月各有定配故十二月必建亥以日當昏時斗柄所指在亥故也今斗柄指辰則應是九月必麻酉與戌而後至亥是中間隔二月差三個月矣故明年春無冰正以春止在酉月不當有冰也正義謂正月無冰是時于建辰之後連閏兩月而後十二月在亥正月仍在子故子月無冰以見災異則連閏之說並不見經傳且春秋記事逐月附見豈有連閏兩月而冬後所記無一事者魯史不知此正月非子月故以無冰爲災而不知此尙是酉月其無冰者是順時非違時也若長麻與春秋亦往多不合且經但書春亦不知是何月不可考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也時立其從子圖守石氏祀

邾子來朝

秋八月雩

仲孫羯如晉

告晉以將朝楚也當盟宋時晉荀盈如楚涖盟楚遠罷如晉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九

涖盟其明年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爾時崔慶沮齊侯勿朝而陳文子勸之行則必魯衛宋鄭亦已朝晉特未朝楚也鄭伯使游吉朝楚楚子以伯不親至責不受至是仲孫羯鄭游吉俱以朝楚告晉向使世無伯王則大小與國修睦講信何至好即朝貢怒則侵伐至于如此此實晉伯所定之例相嬗不改者幸而更伯之局至是俱衰然餘烈猶在故夫子于諸國朝貢並不一書而獨書公之如楚志國辱焉蓋春秋至此一變矣

冬齊慶封來奔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後娶棠姜生明棠姜攜棠公之孤棠無咎來與弟東郭偃同相崔氏崔成以疾廢而立明成請老子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十

崔偃與無咎請勿子崔邑成彊怒謀諸慶封而殺偃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奔而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盧蒲癸者莊公黨也盡殺成與彊滅崔氏而俘其家棠姜縊癸復命崔子且御崔子歸則無歸矣于是崔子亦縊而招莊公之黨之亡在外者盧蒲癸與王何歸焉慶封之子慶舍嬖癸何使執寢戈而先後之癸子尾及陳鮑之怨慶封者乘封田于萊慶舍蒞事于太公之廟盧蒲癸刺舍王何擊之解其左肩慶封歸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遂來奔已而奔吳吳子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十有一月公如楚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周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

公如楚及漢而聞楚子卒公欲反叔孫昭伯曰我爲楚國來非爲楚王來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慮遠小人慮近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不如歸也叔孫穆子曰子服子未慮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吾爲楚王來非爲楚國來也吾饑寒之不恤而遑恤後吾侯其立君而更爲之備宋公遂還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正月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子曰諱國惡也前此成十年公如晉至十一年春而公尙在晉若襄則四年如晉五十年在晉十二年如晉十三年又在晉然經皆不書而獨書此者諸侯無相送葬之禮公與陳侯鄭伯許男皆送康王之葬于楚西門外其諸大夫皆送至于墓則無禮極矣宋向戌倡宋之盟及朝楚涖盟而聞喪而返曾穆叔從公而見不及此然且天王之喪相距無幾日而諸侯絕無問者堂堂宗國乃相率朝楚而爲之執紼天王安在此春秋所最惡而不忍言者故成公朝晉亦送晉葬亦朝正在晉而經但書如晉至自晉並不書在晉而此則特書所在以重別之雖諱惡實著惡

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衍卒

闞弒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闞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闞殺之

仲孫錫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晉平公杞出也因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太叔儀曰甚哉

其城杞也鄭子太叔曰何哉棄諸姬而夏肄是屏杞伯之後屏者餘也

夫前十三年王城以穀洛闞毀天下諸侯無城者卽周

平王以外家戍申然亦弟役畿內民未聞合十一國諸侯而

爲之戍也子太叔不知大體但以同姓異姓分厚薄而胡氏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七毛檢討春秋傳

主

遂以父族母族差等爲言夫分同異姓則宋莒邾薛宜城矣

若先父族則魯城西郭禮亦無能合十一國而共城之者解

經貴能通豈可解春秋而難通如此

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杞以公爵而自入春秋以來或降書侯或降書伯或降書子

此皆有時王陟黜之者今自僖二十三年後間稱子伯則以

旣經黜降卽間從降稱無義例也說見前滕子來朝及杞子

卒傳

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子之弟季札也其但稱札而不加氏史略文也弟吳

子不知爲何人按經文吳子被弑與季子來聘同在六月吳子弑前書五月季子聘後書七月則聘與被弑皆不得出六月矣然而吳子六月死節六月焉能有吳子使人而或謂不然吳子使在前而死在六月猶之季子之受使在前而至在六月死與使不同時而死與使至同時此有何礙然而吳赴至魯吳使又至魯在魯必將以所赴告使臣而爲使臣者致命之後亦必將哭辟爲位行在使聞喪之禮而以知禮如季子反流運贈答至請觀周窆而不能已原不可解乃左氏又不能解經妄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謂新君卽位通好問也考禮凡命使必舊君旣葬而後新君可出命未有一月之間舊君未葬而嗣君可在賓而通聘使者于是杜氏諸儒謂此嗣君非餘祭之子卽是餘祭以諸樊死後未通上國故藉此通之則考諸樊爲巢牛臣所殺在十五年越今四年而後通新君于禮未合且新君卽餘祭也新君已故而通新君之使者于故後方至則將通故君乎通新君乎夫卽此餘祭一人而一月之間旣告其死又告其爲新君大爲不倫故孔氏諸儒又以爲闕弑餘祭之告必非六月其在通使之時魯與季子俱不知吳子之死及季子去後而始來告因遂記于此則又不然例凡死先而告後俱有年月如桓五年陳侯鮑卒一書甲戌一書己丑周惠王崩在僖七年閏月而告在八年十二月類此並無年月吾知其所告何時死又何時而妄自立說此皆史之無可解而當闕疑者

史記世家謂餘祭立十七年而後卒其卒時在楚靈王伐吳
殺齊慶封于朱方之後爲昭之十一年則距此季札來聘十
三年矣此可釋聘赴並行之疑然春秋年月豈有不信經而
反信史者且靈王伐吳非餘祭之世此必因餘祭未弑時先
以朱方居慶封而誤以伐朱方殺慶封之事當之此等前後
在漢人自多未辨耳

若胡氏謂書名去氏爲貶其讓國按傳吳子諸樊旣除喪將
立季札季札辭之諸樊固強之至札棄其室而耕而後舍之
此又何罪夷齊泰伯未聞付吏議也况書法去氏並無義例
此與隱七年齊侯使弟年來聘文十二年泰伯使術來聘例
同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古

秋七月莒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高厚之子好事而專故放之奔者放也范甯曰南燕姓
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北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聘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作頗通嗣君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或叫于宋太廟曰諱諱出出鳥鳴于亳社亦如日諱諱者宋

災伯姬待傅姆不至卒于火夫伯姬爲共公夫人在位十四年而共公卒其子平公立亦且三十有三年矣以國母而御婦妻何所不得而必待傅姆而行左氏謂其女而不婦非無禮也

天子殺其弟佞夫

公作年夫

周靈王崩景王立王子瑕儋括以謀立景王弟王子佞夫爲名而自爲亂圍爲邑而遂其大夫佞夫不知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穀共姬上無宋字

共姬從夫諡也公羊以爲賢而諡之則不知共姬爲共公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姬又不知婦人無諡共者謬又謬矣叔弓叔老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虐嗜酒諸大夫惡之公孫黑怨其使己如楚乘其醉以駟氏之甲攻之良霄奔許旣而還襲鄭駟帶乃帥國人攻殺良霄于羊肆經不書黑與駟帶而但書鄭人以國人與殺也其不書大夫以其自外入也此與晉欒盈出奔楚復入于

晉晉人殺欒盈例同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以宋災而會十二國大夫豈盟書所稱恤災者此災也乎嗟

平晉霸遺習動輒名會其無禮乃至此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別宮名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據傳立胡女敬歸歸姓而敬諡之子子野而卒乃立敬歸之娣齊

歸齊諡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且是子也居喪不哀而

有喜容季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為昭公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會葬非禮諸侯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七毛檢討春秋傳

六

癸酉莖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莖人弑其君密州

據傳莖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其子去疾與展輿爭立展輿因

國人以攻莖子弑之乃立展輿而去疾奔齊經不書展輿弑

君而書國人以國人為亂而展輿因之則簡書但書國人以

侯策書之檢覈此如子皙駟帶殺良霄而經書鄭人例同胡

氏不解經義遂襲唐趙匡說謂傳文展輿因國人以攻莖子

弑之以字是之字之誤展輿因國人之攻弑而得立非謂以

國人弑也不知古文因字皆作依字解論語因不失其親傳

稱欒盈因魏獻子以入絳又魏舒為欒懷子所私故因之是

因原有依主之義主國人以攻莖子豈是之字傳文可改而

不知字義有不可通如之何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七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七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八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昭公元年至九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昭公

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夫人孟子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弱公作酌齊惡公作石惡罕公作軒虢公作濼穀作

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之盟楚人先歆茲但用牲載舊書而
不歆血故經書仍先晉從策書例也虢鄭地

三月取鄆

公作運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一

前年莒人以弑君故國亂季武子乘其亂伐之取鄆時諸侯
方會虢莒人告于會楚公子圍以為尋弭兵之盟而魯伐莒
瀆齊盟矣將戮叔孫豹而趙孟止之其說甚詳且國語亦有
之按經文楚來主盟始于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其時無莒人
也若楚公子圍尋盟在前月又無莒人惟襄三十年以宋災
故盟于澶淵則杞莒小邾俱在會然是晉人請召為會其杞
莒小邾諸國皆是晉從來服役之私屬與楚何與而曰犯瀆
齊盟說甚不倫且會止一曰虢之會在正月之後魯之取鄆
在三月經文甚明豈有正月後為會而三月尚在會可告于
會者春秋策書有極荒唐而不可為訓者此類是也胡氏全
不讀經反謂經不書伐莒不書叔孫豹事為諱辱嗟乎經未

嘗亡也何不取夫子全經一通讀之李燾曰後五年莒牟夷以其邑來奔莒人告晉此必由彼事而致誤者非實錄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公子鍼者桓公子景公弟也有寵于僖君桓公而富將于景其母懼其得罪也使之奔晉鍼乃以其車千乘隨之而行後昭五年秦景卒復歸于秦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穀作大原

荀吳荀偃子伐狄將戰魏舒魏絳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隘也

以什其車必克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既而困諸阨又克舒乃曰請皆

卒自我始乃毀車而為行毀其屬車盡為步陣先分三乘為三伍乘車者車

皇清經解卷百四十八毛檢討春秋傳

二

五人為三伍三人三乘十使車之甲士下而即卒荀吳之嬖人不肯下斬

之遂列五陳分前後左右而各有其名曰兩曰伍曰專曰參曰偏大敗羣狄于大原崇卒也春秋時晉楚吳越皆以步卒取勝而諸國效之如季氏作

三軍之自毀其乘是也車戰自此不復用矣大鹵即太原晉地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前年莒展輿弑君而去疾奔齊以去疾齊出也今齊納去疾而展輿奔吳以展輿吳出也時叔弓帥師乘莒亂遂疆鄆田

莒展輿出奔吳

叔弓帥師疆鄆田春取鄆今疆之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麇公穀作卷杜云己酉日在十二月誤

楚子麇者康王之子邲敖也襄二十九年楚康王卒立之已

三年矣康王之弟公子圍共王子在本年號之會來尋盟者

至是使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境聞王有疾遣伍舉獨往而

入問王疾縊之荀子云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邲敖右尹子也

子干即公孫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即公孫黑肱出奔鄭殺太宰伯州

犁而葬王于邲謂之邲敖舊謂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為敖此已立三年非未成君者其稱邲

敖以無諡號也經不書弑者以瘧疾赴也此與襄七年鄭伯髡頑書

卒哀十年齊侯陽生書卒並同

楚公子比出奔晉即右尹子干也亦共王子公子圍之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皇清經解卷百四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三

韓宣子以昭公即位故來聘時宣子代趙武為政傳謂以為

政來見非也韓宣子觀書于太史見易象春秋日周禮盡在魯矣

夏叔弓如晉宣子也報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公孫子皙黑字者穆公孫子駟子也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

其位游氏太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游氏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即黑之族

子產使吏數其罪而使之自縊書例歷見前傳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據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遂致服焉服者襚也按禮天子諸侯俱無親弔喪者天子起至列國則列國各遣上卿奔喪其弔

賻器幣而君不親往至送葬則然後六服諸侯齊赴京師所謂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是也若諸侯則弔喪送葬俱但遣使而各有重輕大抵葬重而弔輕游吉所云弔遣大夫送葬遣卿而至于夫人則輕之尤輕所云弔遣士送葬遣大夫其禮甚明今少姜不知是夫人與否雖平公在位日久定非初娶然天子諸侯俱有再娶夫人之禮如魯惠公又娶于宋曰仲子衛莊公又娶于陳曰厲嬀顯可考據晉平娶少姜始以韓須逆于齊韓須者韓起之子此公族大夫猶曰不以卿迎至齊以大夫陳無字來致少姜晉以其非卿而執之則直以夫人視姜矣蓋致大國之夫人必以上卿正義所云晉以少姜爲夫人則齊當以上卿送是也且後此復求昏于齊直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四

曰伉儷曰內主曰任社稷之事明日繼少姜爲夫人而于少姜且云在纓經之中直爲少姜服夫人服此亦何一非伉儷而以此爲辭吾于是知晉雖無道尙有天良而魯君臣之卑溥無恥爲已甚也晉景之喪諸侯並無至者而成公獨往弔喪送葬成十年書冬公如晉至十一年春三月而始書公至自晉夫子傷之今以宗國之君在天子諸侯並不當奔弔者而乃弔此諸侯之夫人且以諸侯之夫人在與國屬國又並無一君親弔雖服役如鄭亦僅遣太叔一往而獨此魯君魯臣相率齊至故晉亦不得已必不肯以寵嬖視少姜者而至此以非伉儷借辭之觀其曰請君無辱蓋歛辭非佞辭也故夫子亦急書至河乃復以幸其猶不至晉稍減渙忍耳胡氏

無學不羞其如晉而羞其不入以爲却而不納卽當爲辭以入之果非伉儷則陳無字何以見執苟有二命則晉何以爲盟主以此見責晉必納公則萬一季孫宿無學一如胡氏之爲言吾不知其入而哭少姜者當何如也此則說春秋者之所漫然不省者也

李燾曰胡氏不曉夫人亦不可用故爭伉儷二字觀傳鄭游吉送少姜葬晉梁丙曰

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謂游吉上卿不當爲夫人來耳夫上卿猶不可來况國君子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朝新君也

八月大雩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據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夫相比以殺公之外嬖公出奔齊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於弒立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爲申之會而地偏力詘究不能狎主齊盟與強伯比故齊晉魯衛曹邾燕秦諸國並無一與祇鄭許陳蔡是其舊屬餘俱夷蠻小國而已傳稱

如晉求諸侯而晉君許之又云時鄭伯許男原以從獵在楚遂留之而使求諸侯今諸侯之來止于如此然則楚之爲霸可知耳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所出楚以其貳于吳也故執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效晉虜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以是也時楚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

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黨崔杼弑君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吳以朱方使聚族居之

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賴公穀作厲

皇清經解卷百四十八毛檢討春秋傳

六

賴小國名時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而輿櫬造于中軍楚子釋之因遷賴于郟而還

九月取郟

郟者本郟國地莒滅之以爲邑者今莒去疾爭國從齊人莒而以不撫郟之故郟叛而來遂取之後竟爲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郟是也公羊不知郟是莒邑尙以爲是郟子國而魯始取之因曰取之者何滅之也則於襄六年莒人滅郟之經顯相悖矣因于莒人滅郟傳造爲事曰莒之滅郟非滅其國也取後于莒也其取後于莒奈何以莒女有爲郟夫人者而立其出也夫春秋策書之例凡言所出皆指母氏凡言其出皆指子氏今云其出則是莒女所生之子正郟公子也未有

取莒女之家人爲後而可云其出者于是何休又知不通又
造云莒女爲鄆夫人者其女還嫁之莒生一子而取爲鄆後
則是鄆女爲莒夫人非莒女爲鄆夫人另一事矣一是莒出
一是鄆出
且春秋繼絕皆天子諸侯之事大夫以下皆無之從無異姓
而我可匿其本事而矯書滅鄆者乃胡氏又以黃歇呂不韋
之事當之則是闇埋其子于腹中與明取其甥于國外又另
一事矣一是篡國
一是竊國諸傳說經多涉影響原可不辨故前莒人
滅鄆傳但記本事而並不一及特經文前後多有照應因于
取鄆文而并爲滅鄆略辨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皇清經解卷百四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七

據傳叔孫穆子避兄僑如之難奔齊過庚宗魯邑先與婦人宿
而生豎牛至齊又娶國氏女生孟丙仲壬及歸則庚宗婦人
攜其子來而國氏他適矣故二子遲歸而穆子惡之豎牛以
計殺孟丙逐仲壬乘穆子有疾而閉之不食三日卒考經文
晉人聽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在成十六年九月是時經又
書公會尹子及諸侯伐鄭叔孫豹尙在軍也至十月經書叔
孫僑如出奔齊至十二月經書季孫行父與晉盟于扈歸卽
名叔孫豹而立之爲後則自十月至十二月不過兩月間焉
能遇一婦又娶一婦而遽生三子荒唐矣或曰穆子先奔齊
而僑如繼之夫發難在僑如幾有僑如未奔而豹先奔者且
豹隨公往當隨公返公在十二月經始書公至自晉是公未

返而豹先舍公而遁將僑如未叛而豹先叛矣或曰魯之立豹不在十二月而在他時觀經書叔孫豹如宋在襄二年則或前此未立也襄二年始立則自成十六年至襄二年已四年矣四年何事不可爲而又不然者大夫之見經以有事無事不以有人無人也此四年之間季孫行父亦不見于經豈無季孫行父乎况立後不待時叔牙之死卽立戴伯臧紇之奔卽立臧爲從無踰四年而始立後者又况賞罰並行旣已刺偃僑如與穆姜所欲代成公者卽公子偃也卽當立豹皆一時事豈容一在目前一在四年後而並記一處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故曰解春秋者但據經勿據傳傳苟可疑卽闕之可也况說傳者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八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此襄十一年作三軍矣今特以伯主責貢艱于悉索故仍舍中軍而爲二軍而實則名減而實不減第分此一軍之人而加之二軍之間所謂朝三暮四以行其計者而其變制則向之三分之而三家各有其一者今四分之而季氏獨有其二向之季氏征夫役家稅而盡有之叔孫征夫役而不征家稅孟氏并夫役亦征其半者今并夫役家稅皆盡征之而但分其稅而貢于公如是而已至于帥師則雖兩軍而仍以三卿領之季氏領上軍曰左師孟氏領下軍曰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哀十一年戰于清傳稱孟孺子洩帥右師

冉求帥左師叔孫武叔退而蒐乘是也餘說見前

楚殺其大夫屈申

爲其貳于吳也

公如晉

公初立未經朝晉二年冬以少姜卒往原兼新君朝聘之禮而辭不得入因再往焉然亦奔命矣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莒之大夫也牟婁防茲皆莒邑也牟夷竊邑以奔魯而魯受之莒人愬于晉時公在晉晉侯欲執公范獻子曰人來朝而執之誘也請歸而以師討焉公始歸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作潰穀作賁魯地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九

莒人以我受牟夷旣愬晉矣又來討而叔弓敗之

秦伯卒

不書名史失之說見前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前四年楚伐吳圍朱方殺齊慶封而吳卽入棘櫟麻以報之經未書也至是楚復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而吳復敗之楚子懼而歸則楚非吳敵矣其時越逼楚而以大夫來會師故書人越之見于經而爲吳難自此始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魯遣卿會葬故也

夏季孫宿如晉晉將爲苗討魯而不果討因謝之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據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右師華合比欲殺柳以嬖

太子柳聞之乃坎牲加書而告公曰合比納亡人之族襄十七年

華合比奔陳盟北郭矣公視之有焉時合比之弟華亥欲代兄爲右

師遂爲之徵因逐之而合比奔衛按襄二十六年宋平公殺

太子痤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亦曰坎牲加書與楚客會矣

公視之有焉時左師向戌爲之徵遂殺太子則是宋之行譖

必是寺人寺人之譖必是坎牲加書其證坎牲加書必是左

師與右師似太數見且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識太子之寃已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八毛檢討春秋傳

十

烹寺人而今復受其譖猶是太子佐前以失時不能救兄而

今復不能爲合比解此皆策書之大無理而不足據者吾嘗

謂經累書華氏之奔襄十七年華臣出奔此書華合比必有一事始末相因以見者而策書自成襄以後但記晉事而于

他國每略焉故凡此所記不無沿誤解經者不可不察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大夫聘于楚楚人執之策書未之詳也至是使薳洩伐徐

而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乃帥師伐吳吳人復敗楚師于房鍾

獲宮廐尹棄疾焉其不能敵吳如此

冬叔弓如楚以聘往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北燕簡公以三年奔齊至是齊侯帥師以納之史記世家稱納惠公不同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人乃行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蒙上伐燕文也然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與齊平以求盟自燕也胡氏見經文無燕字不曉間時而不間事可蒙上爲文如桓五年州公如曹六年春書實來不更書州公一例遂誤謂本國與外盟可不書本國名又誤疑下文叔孫舍如齊泄盟則必正月與齊盟而三月又尋盟者因云昭公欲結強吳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附荆楚而故與齊平蓋魯齊平非燕齊平也殊不知平雖是盟然必先有怨隙而後借盟以平之所謂行成非齊盟也魯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報伐後已一十四年未有一十四年之怨而今始平者且泄盟非尋盟也陽穀之會魯未與盟故公子友泄盟之並非尋盟若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泄盟未嘗先有莒盟而後尋之也況此齊平在正月泄盟在三月且記其文在公如楚之後不惟間時抑且間事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泄盟又不相合又况燕齊之平明見他傳鄭公孫段卒在燕齊平之月罕朔殺罕魋在齊師還自燕之月此如襄公之生在會于沙隨之歲衛靈公之生在晉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傳例並同則是燕與齊平在他傳引經又有芻

證胡氏不讀經又不讀傳乃欲憑臆而武斷之豈非妄與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而不可得大宰遠啟疆謂
我能使魯侯來遂以辭召公曰昔魯先君成公會我先大夫
嬰齊以衡父貽臨楚國成二年楚伐我成公與楚公子嬰齊
齊盟于獨而以長子公衡為楚質于

今四王矣嘉惠未至惟襄公辱臨我喪襄二十八年襄公今

君若步玉趾以伸蜀之役既受貶矣何質之敢望不望君若

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公遂如楚先是元年會于號楚

子初娶鄭公孫段氏女矣四年會申楚子使椒舉請再娶于

晉晉侯許之及晉使韓宣子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

曰晉吾仇讐也吾欲別韓起使守闔宮羊舌肸使為司宮以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辱之如何遠啟疆諫沮之楚子之無道而晉畏事之如此至

是晉又惡公往乘公之未返而來治杞田襄十九年晉平公

諸侯城杞且治魯所侵乃為杞取成而去成魯

叔孫舍如齊蒞盟舍左襲作媿後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初公往以孟僖子從不能相禮至是歸學禮遠死使其子孟

懿子南宮敬叔事仲尼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季武子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哀公愛留屬之其弟司徒招與公子過而公有廢疾招與過遂殺偃師而立留是世子之殺敗之者哀公成之者招與過而主之者招也故但書招殺而三罪之等從此定焉若稱弟稱世子別無義例說見前

夏四月陳侯溺卒

陳侯既殺世子而憂恚自縊身死國亡幾于不葬罪可知矣經書卒而不書縊書例如此

叔弓如晉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赴于楚陳公子勝亦愬于楚楚乃執赴者殺之陳公子留

遂奔鄭

于姓徵師名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者春田之名所謂中春敘振旅遂以蒐者蓋藉田獵以習武雖春蒐秋獮各有其名然亦通稱也紅魯地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雖招不當殺過然過可殺也前但書招以正其名今又書過以正其罪春秋無佚罰如此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

奐公作瑗

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

陳悼太子偃師之子

圍陳宋戴惡會之遂滅

陳改陳爲縣封穿封戌爲陳公而放招于越其殺孔奐者招
黨也公穀于滅陳之役無一詞實不知何故滅者特穀梁于
此附以四字曰惡楚子也嗟乎惡之已

葬陳哀公

公死無葬者輿人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之楚子將殺克且令
置馬玉不用而使之見已克乃見楚子于幄加絰于頹而逃
示不臣楚也時魯往會葬故書葬云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十四

時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俱在會然特書會陳者夫此
地陳國耶抑陳縣耶而往會之

許遷于夷

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夷者許地卽城父也因許欲遷城父
故使然丹遷城父于陳以夷淮西田益之乃遷許于夷使伍
舉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

夏四月陳災

災公作火

陳旣爲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莊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
災二十二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
未嘗以都邑也卽本國記災皆關宮社如御廩新宮雒門亳
社之類並無及都邑者况災必有告此時陳旣不告而楚必

無以縣災而來告者乃特書陳災則分明以國予陳矣夫子春秋從無以一字爲褒譏而此則實有意者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連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以示陳之何可滅蓋惡強楚傷哀霸閔列國興廢一事而三致意焉

秋仲孫獲如齊

孟僖子如齊殷聘杜氏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爲盛禮以將之

冬築郎囿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八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圭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九

學海棠

春秋毛氏傳

昭公十年至十七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十年

春王二月

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作晉諫

欒施字子旗公子欒之孫也與高彊字子良者同為惠族皆

嗜酒信讒強于陳鮑氏陳完鮑叔牙之後而與之相惡或告子旗與

子良將攻陳鮑氏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切公而使之助已

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二氏于稷又敗于莊又敗于鹿門

欒施與高彊皆來奔疆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

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為氏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一

左傳稱欒高氏史記世家稱高欒氏然總稱惠族故子旗之

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

族弱矣而嬀將始昌言陳氏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

危哉所云二惠正指欒氏與高氏也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

不知齊亦有之改經齊字為晉字夫傳春秋而于春秋事茫

然不曉乃信口胡柴而名之曰傳真不可解况此一出奔正

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當

是時齊使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齊且公族甚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

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厚給其衣屨幃幄器

用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

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意公作
隱後同

季孫意如季平子也仲孫矍孟僖子也叔弓叔老之子子叔

氏之族也三卿同伐莒取郟

莒邑

乃獻俘而用人以祭亳社臧

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不饗矣按魯此時已舍中軍而仍用

三卿者非必一卿領一軍或但用上下二軍而又分正佐以

領之祇以春秋書法詳內略外本國用兵雖副佐必書故備

列其名而胡氏竟謂季孫領二軍二家各一軍則四軍矣左

氏稱四分者就夫役家稅而言之非軍法也且叔弓係宣公

弟叔盼之後爲子叔氏宣族並非桓族而胡氏謂三家各將

所屬則于魯之公族尙未明白而欲解春秋可乎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二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傳云叔孫婣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作成

不書冬史闕文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
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虔穀作乾
兼文例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饗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經就其事直

書之其深惡痛絕固不待言但書楚子名例所不解杜氏謂

從蔡所告則此時蔡人當君亡國滅之際未必有告胡氏謂惡其以詐滅人國則未有以書名責詐者卽惡其滅國然滅國多矣未嘗書名也且楚虔是舉罪大惡極豈書名便足蔽辜大抵春秋國君死與被弑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子戕鄆子于鄆其事原無可考僖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其用之者爲宋襄爲邾君亦俱無明徵因略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實書名者是蔡侯之必書般所固然也祇楚子不名則似以尊戮卑如天王殺太子痤晉侯殺世子申生類非敵體之例而敵體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爲創例亦加殺之者以名使兩君相殺記有同等此亦因事成文而卽可以立例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者或謂蔡侯般會弑父蔡君襄三十年故楚虔討之而虔又弑君之賊故兩名以見併罪則不知蔡般之名其恆例也且弑逆大事何得于是時附討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棄疾者共王子靈王弟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昭公母胡女歸姓

大蒐于比蒲

蒐以習武然有小君之喪而大蒐是喪蒐也

仲孫獲會邾子盟于祿祥

公作侵羊地闕

盟不知何事然喪盟何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

公作屈銀地闕

謀救蔡而不能也時晉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諡

公葬母不感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子不顧親殆將失國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作友

楚子滅蔡改蔡爲縣卽以其弟棄疾爲蔡公倅隱太子有而用于岡山太子者蔡侯般之子蔡侯廬之父有其名隱其諡也此時君死于外國又被兵公羊謂有不成君故不稱子而稱世子固無理矣胡氏又謂蔡有知父母之讐效死不降至于力詘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故稱世子以爲得世子之道則在三傳並無其事南宋儒者竟可造事實以註夫子之書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四

怪之極矣若用之爲牲則僖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與此正同前年魯伐莒用莒人于社而經諱之非莒君也然無道乃至此

十有二年

春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北燕伯名欵三年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伯不得故此又納之然曰納于陽則仍未入國以國自有君也公羊不知陽地何在以爲伯于陽三字是公子陽生四字之誤則傳稱伯爲簡公史記世家稱伯爲惠公傳稱納于陽世家稱至燕而死雖稍不同然並無有公子陽生其人者且此時惟伯在齊安得有公子也子揣其誤似齊侯之子有公子陽生者其後

弑荼而立名爲悼公與世家之納燕惠而死燕人立悼公兩
名相合遂疑燕悼公者必齊悼公之誤燕伯于陽者必公子
陽生之誤蓋齊景公欲納其子爲燕君而不可得也然荒唐
矣陽一名唐燕之別邑後中山有唐縣是也高偃高偃玄孫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新即位通嗣君也華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齊侯衛侯鄭伯皆如晉朝嗣君公至河晉以我取郟莒曾愬

晉未治也辭不使入遂遣公子慙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五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作能穀作虎
其事不詳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公
作整

季平子立不禮于南蒯

蒯爲南蒯之子
季氏費邑宰也

南蒯謂子仲

公子吾
慙字

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我以費爲公臣如何子仲許之旣而

蒯以語叔仲小叔仲小構叔孫貽子

叔孫豹
之子

于季孫貽子將

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慙共謀季

氏會公如晉慙告公而從之前公自晉還復遣慙如晉是也

至是南蒯以費叛慙將還聞其亂懼而奔齊

楚子伐徐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親駐乾

谿以待之

晉伐鮮虞

鮮虞白狄種也晉荀吳詐言與齊師會假道鮮虞以滅肥俘肥子緜臯以歸肥亦白狄種緜臯者其君名也既而伐鮮虞乘其無備又勝之大獲而歸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既而敗季平子怒欲俘諸費人治區夫魯大夫曰如是是爲南氏毆矣吾以恩撫之而使之來

何有乎南氏平子從之費漸有叛者于是南氏家臣司徒老祁與慮癸二人劫南氏請出蒯遂奔齊其不書叛者徐仲山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六

日記曰春秋國書也家臣叛家不叛國書叛則疑于國矣又公史也私人叛私不叛公書叛則疑于公矣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讎陽關叛經皆不書而第書圍費則費何以圍第書盜竊則盜何以竊于是觀策書而其情見焉若謂夫子惡季氏特削叛字以爲張公室之勸則大不然南蒯至齊懇曰臣欲張公室也景公曰叛夫也未有夫子曾不如景公者故夫子于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而于春秋則從例以爲書法凡史各有體如此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穀作溪

楚子滅蔡有蔡洧者仕于楚而其父死滅蔡之難每思報之而楚觀起之被戮也襄二十二年其子觀從事蔡大夫朝吳而居

守于蔡至是曰楚不能復封蔡矣乘諸族怨楚者作亂乃假
蔡公棄疾命召公子比于晉公子黑肱于鄭

皆元年楚子弒
麇時出奔者

棄疾初不從既而觀從僞爲盟強蔡大夫朝吳及蔡人奉粟
疾與公子比盟于郟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
依陳蔡爲國帥陳蔡許葉之師及羣怨諸族入楚除王宮以
陳蔡復讐爲名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時楚子在虔谿急帥
師奔還而師潰于訾梁欲從夏口以入郢不得乃溢于芊尹
申亥氏或曰楚麇爲虔所縊而經書卒楚虔自縊而經反書
弒似乎不倫且觀從朝吳原爲陳蔡復讐發難而楚比以因
人成事敗身死乃反蒙首惡之名又似乎失實往與先仲
氏論此謂春秋書法有不書弒而不足貴臣子之讐書弒而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七

反以甚君父之惡者如楚麇不書弒豈宥楚虔但以令終于
郟赦而楚虔之罪同盟譏之卽齊慶封亦得詬之未嘗減也
至楚虔自縊而必書以弒在公子比罪尙可原而靈虔大惡
必不使祇宮得沒而乾谿之可以不辱此等筆削眞非游夏
所能贊矣若夫復讐之師儘足有名楚比脅從似可不治然
而三叔稱王而並無祿父主乎其間則復讐何與且未有殷
頑挾管蔡以畔而其罪不在管蔡者也此春秋之旨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
作弒

觀從屢請子干

卽公
子比

殺棄疾而子干不忍觀從曰人將忍子

矣吾不忍待遂行國人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復使人周走而
呼曰王至以驚國人子干恐既而使蔓成然

鬪草龜

告子干

曰王果至矣國人殺司馬

謂殺棄疾

將來矣眾怒如水火焉如何

隨使人走而呼曰眾已至子于子哲

公子黑肱

皆自殺棄疾乃即

位名曰熊居葬子于于訾爲訾敖

未成君而死曰敖

使蔓成然爲令

尹封陳蔡邊所收邑名觀從歸而官之初共王無冢適有寵

子五人而不知所立乃以璧見羣望

視山川神

曰當璧而拜者神

所立也埋璧而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子哲

皆遠之平王

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其驗如此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成廐神宮諸侯朝而歸者多貳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

而假兵力以脅之則無道之甚晉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八

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微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

于良將藉强大之勢而吳辭不至諸侯至者皆有賂旣而尋

盟

經書同盟

忽治兵建而不施已又施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

取鄭之故莒人愬于會晉侯遂斥公不許與盟

經書不與盟

又旣

而執季孫意如以歸

經書執以歸

又越日公乃歸魯

經書公至

按宣七

年黑壤之盟公至而晉侯御之亦不與盟然而經不書同盟

並不書不與盟以爲國諱而此獨備書而不一諱者杜氏與

正義皆以爲此由莒譖原非國惡故不必諱而不知用莒人

以祭陰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絕其惡已稔而魯惡至此而

抑進焉夫兩惡則諱何得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靈王滅陳蔡而平王復之故隱太子

卽世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

太子

卽世子偃師

之子吳歸于陳策書云禮謂與滅國之禮也特

廬與吳皆公孫不惟未成君兼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

一若其自有之者此爲文例杜氏謂受封于楚故稱爵非也

若胡氏謂不書復歸不使楚處得滅之不書自楚不使楚平

得封之其說未嘗不善但書例復歸則必先書去此者而後

可言復歸如鄭忽出奔衛始可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元喧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九

出奔晉始可曰元喧復歸于衛廬吳未嘗去陳蔡也若又書

所自則但記其所自來未必其地之有以與之如蔡季自陳

歸于蔡係蔡人召歸于陳無與衛侯鄭自楚歸于衛係晉人

召歸于楚無與此皆書例之顯然者故曰春秋自有例特不

可造例爾書名見前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時季孫尙被執未歸故公往而晉又辭之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成七年吳入州來矣至是滅之令尹子旗

莫成諱然

伐吳楚子不許曰姑待之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之見執也晉人以幕裏其身使狄人守之而入時子服
湫惠伯從私于中行穆子曰魯兄弟也其事晉寧不如夷之小
國而爲夷棄之魯土地猶大以事齊楚諺所云臣一而主二
不必晉也穆子乃告韓宣子而歸季孫惠伯不許曰寡君無
罪合諸侯以執其老而惠而免之諸侯不聞也請仍會諸侯
以免宣子患之叔向使叔魚乞惠伯惠伯使季先歸而已成
見遣之禮然後還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十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以卒赴魯而魯不會葬修平丘之惡故也顧赴弔恆禮以
怨廢禮似不可或曰以夷小略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去疾卒其子郊公立公子意恢者郊公黨也莒大夫蒲
餘侯與意恢惡而公子鐸怨郊公因殺意恢逐郊公而迎去
疾之弟庚與于齊而立之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凡稱禘曰有事但禘在太廟而此曰武宮者以此時非禘
年以吉禘三年推之則昭必是用武之際行禘禮于武公之

二年起當在十四年

宮如十五年傳所云將禘于襄公者非常祭也故書之武宮
者卽武世室成六年所立爲不祧之廟者是也爾時叔弓以
卿臨祭事當籥入之際而叔弓暴卒于廟遂去樂而終祭事
此亦非常之變而卽以變禮行之蓋郊社大事惟君與后夫
人之卒則廢事卿大夫之卒無廢事者故曰卒事若去樂與
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赴故祇于明
日祭時稍去籥以示哀感去籥者但去籥舞而干戚之舞未
去也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入而泣事者死
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睹其死而不忍樂也然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且樂則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而輕卿喪如此穀梁不知
禮此曰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大夫死于廟可臨祭告
變卽不死于廟亦可臨祭告變則檀弓稱柳莊之死衛靈公
使其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不告故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
設簠簋而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夫但云聞君后夫人
喪則定無有聞卿大夫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
告而况于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無出字

蔡朝吳在蔡楚大夫費無極疾之構蔡人使逐朝吳楚子怒
詰之無極曰臣豈不愛吳然而臣早知其爲人吳在蔡非楚
之利也遂出奔經書此者徐仲山曰朝吳復葬之人故不忍

遺略如此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前十二年荀吳伐鮮虞滅肥而歸今又伐鮮虞克鼓執鼓子

載鞮而歸

冬公如晉

謝釋季孫也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至蒲隧徐人行成乃受賂而歸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作曼

楚乘蠻亂誘其君殺之而立其子焉不名略之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夏公至自晉

晉止公不聽歸故夏始告至經不書止諱辱也嗟乎辱至此亦不足諱矣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禮例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送葬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與郟子論官仲尼年十二見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公作賁渾戎
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大辰房心尾也蒼龍之宿心在中最明爲時候主故稱大辰
孛者彗星也形似帚有除舊布新之象今除舊當心心爲火
宿而除在火伏之時則明年火出而火災必布故梓慎禘竈
輩皆以爲明年宋衛陳鄭同曰火災之兆以宋衛陳鄭爲房
心尾三宿次舍地也若漢天文志云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
堂爲天王其前星太子後一星庶子也而董仲舒劉向皆謂
天王明堂孛加其中爲後五年王室大亂天王與王子適庶
爭國之象至後漢緯家且謂彗孛與熒惑同爲火體熒惑守

皇清經解

卷百四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三

心在周爲景王崩在漢爲高帝與成帝晏駕說俱有據特占
驗貴速漢儒所說驗俱在五年之後自不若火伏而除火出
而布見前歷歷之可徵也予最不喜道占驗故于日食星隕
概不引天文家一語或有稱胡氏是傳殊勝左氏而不知其
爲劉向之說因引諸儒語而斷之如此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地

楚今尹句司馬子魚帥師伐吳子魚死之大敗吳師于長岸
獲其乘舟餘皇

舟名

旣而吳公子光

卽諸樊
子闔廬

復追戰楚師亦敗

奪餘皇而去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昭公十八年
至二十四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災記異也

六月邾人入郟

郟小國名妘姓據傳邾人藉稻以周六月爲夏四月正種稻之時邾君履行觀種稻而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邾子無所歸隨其家之被俘者于邾邾君乃反邾夫人而留其女焉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一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許畏鄭屢遷前旣遷葉又遷夷矣楚靈又還遷于葉今楚平用左尹子勝之言謂葉爲方城外蔽恐晉鄭侵許將爲楚患故又遷白羽經不書楚遷許而書許遷者以許自願遷也此與齊師還邢而經書邢遷于夷儀例同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前年邾入郟盡俘邾人邾夫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寧子請師于宋公宋公乃伐邾圍蟲邾邑取之而盡歸郟俘邾乃乞邾人徐人會宋公盟于蟲而還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據策書許悼公癘許世子自爲治瘡之藥以進而殺之故曰飲太子止之藥卒杜氏曰不由醫者則直是造藥以治疾而由誤致死縱或無意然罪大矣故曰弑所云弑者直由此殺之也後儒誤解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一語遂謂許世子以不嘗藥書弑而胡氏又遵之夫公穀二家俱以世子爲進藥不是嘗藥故公羊直云止進藥而藥殺雖穀梁謂不知嘗藥累及許君然曰累及則直以藥累矣若但不嘗何足爲累蓋其所云不知嘗藥者非不嘗也謂其不知嘗藥之義而自用以致累也曲禮有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所以必如是其慎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二

者以爲君子謹疾况于君父故藥物不識雖出自醫者猶必口自嘗試以防有誤豈可漫不由醫而直自用其藥物故穀梁但以不知慎重爲戒而夫子則直討其自用藥物以明弑蓋不嘗藥罪小用藥物罪大嘗藥第察其有毒與否所防極淺而一經自用則藥與疾忤雖百嘗亦何所挽觀傳稱君子多託夫子以爲言而此述君子有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謂事君父何所不可用心力而必用藥物此萬當舍去者也戒之也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齊伐之時莒嬖有夫爲莒所殺者嬖託

身紀郭紡纒爲布而留其繩量城板高下而續以藏之至是
莒子奔紀養乃投繩于城外齊師登遂入紀城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鄆設作夢
策書未詳

鄆曹邑此事策書失載不當妄解胡氏引劉敞言謂自者待
放也古大夫有罪待放于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
則去此必賜之玦而後去者予按春秋止有放例如宣元年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
吳類並無待放例以待放則必書在初放時或前後兩書不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三

當于三年後臨去始書簡也且曹方易君前十八年曹平公
卒而悼公立距此二十年裁兩年耳待放須三年則此時已
非三年前所放之君誰則賜玦而使之奔宋况經有書例此
書例與二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正同故
賈逵謂此必前此以鄭叛一如華亥之先據南里以叛而此
時出奔故曰自此亦就經文書例而類推之豈有趙宋儒者
可公然自造爲事以註夫子之書如劉胡者嗟乎亦無忌憚
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穀
作輒

縶者衛侯同母兄也縶有足疾而衛侯以卜吉得立是爲靈
公見七 縶奪齊豹齊惡之子司寇與食邑而欲去北宮喜與褚師

圍故三人皆欲殺繫會宋公子朝仕衛與衛侯嫡母宣姜通不安因藉之同作亂藏甲于齊氏殺繫于蓋獲門外衛侯奔死鳥衛地既而北宮喜反正伐齊氏滅之衛侯與喜盟彭水之

上并盟國人而後入公子朝褚師圍奔晉其書盜者以賊殺公子不問其爲何如人或士或大夫而概以盜名此與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例同釋例謂士殺大夫始稱盜原

屬不通胡氏謂盜指宗魯不指齊豹褚師圍等按傳齊豹會薦宗魯于繫爲驂乘及將殺繫時豹先使魯避去而魯不肯曰聞難而逃是子薦我之言不信也子第行事而吾從公死

遂併殺之琴張孔子弟子聞魯死將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使豹行事是盜是繫賊孟繫之賊知難不告何弔焉據此則是宗魯與此事始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未全不干繫不過一死事之傷及者凡事有主從舍主而責從此猶樂盈入晉舍樂盈而責晉午鄭伯奔蔡舍雍糾而責雍糾之妻非春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寧公作甯

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華定與向寧謀先發爲亂亥以詐疾誘殺羣公子并劫公取公之子太子欒公子辰公子地三

人爲質杜氏謂公子辰地皆平公子元公弟按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在景公時則元公子景公弟也傳稱母弟辰謂太子公亦取華亥華定向寧子爲質而盟于華氏當是時公子城元公弟與華氏戰于鬼閭敗而奔晉有華費遂者

華族也爲大司馬公信之與謀去華氏乃殺華向之質子而攻之華向奔陳華亥之兄華慳歸公所質三公子而費遂之

子華登獨黨助華向奔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左作廬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作畔

司馬華費遂生三子華貍華多僚華登也登于前年奔吳矣

貍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而譖貍于公曰貍將納亡人公疑

之曰司馬以吾故亡其子

謂登

豈可以再亡之及又言公召司

馬之侍人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如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五

而遣之公與司馬皆厚賜貍貍之臣張句知其情請殺多僚

貍曰司馬老矣登之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于是貍將見

司馬而行遇多僚御司馬張句怒殺多僚遂切司馬而召諸

亡人華向入居廬門以南里叛宋乃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

守之

張南士曰宋元公不能獨斷與庸耄謀而司馬優柔不決大壞國事大學所謂不能齊家而欲治國難矣此春秋所

詠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癈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誤

蔡侯朱者蔡平侯廬之子也楚費無極取貨于蔡東國

廬之弟朱

父假楚子之意使蔡人去朱而立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

蔡人費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前盟于鄧故封今其子有二心故廢之且靈王殺隱太子與君同惡此猶是隱太子之子也且廢置在君蔡何有焉據傳則蔡之易君全由費無極一人而董仲舒于七月日食謂是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故蔡侯出奔則實是蔡人出君非費無極也漢初論春秋不同如此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頃公立公以朝新君如晉而晉又辭之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齊初使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而莒大夫沮之謂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至是齊侯親伐莒莒子行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六

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于是莒人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會齊烏枝鳴齊大夫名戍宋宋廚人濮廚邑大夫

濮請伐之大敗吳師于鴻口獲吳二帥一公于若維一偃華

登帥其餘以迫宋師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謂以

氏而破于背以為識皆揚徽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謂逆請皆

用劍從之皆用劍華氏敗既而公子城以晉師至前年曹翰

胡曹大夫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即宋公子朝前年奔晉今又還衛

宋與華氏戰于赭丘公子城射張弇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

華亥搏膺見華貍曰吾為欒氏矣于是華登如楚乞師楚使

遠越告宋曰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

請受而戮之宋初不許諸侯之成謀曰彼亦何能爲不如出之以爲楚功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出之時華龜華登等皆同叛同奔而經不書重始事也胡氏謂不書諸國救宋者所以罪諸國書自宋者所以罪宋書奔楚所以罪楚則此時諸國無罪羣賊在內強援在外固請子楚未爲失算若宋楚得罪則在事理或有之而在書法並無有初書華向奔陳繼書華向自陳入于宋書奔書自何止宋楚以此爲罪則陳罪魁矣且天下未有書亦罪不書亦罪而可以云書法者此謬也

大蒐于昌間

公作姦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七

六月叔鞅如京師

叔鞅叔弓子

葬景王 王室亂

三月而葬以亂故也春秋記事未有無事而空書其義者王室亂者義也非事也以爲告耶則定無有以亂之一字告者以爲叔鞅之言耶傳謂叔鞅言王室之亂經所以書則傳聞行言無書策之例蓋春秋魯史而略于周事雖若置而不問者然共戴之主安則已矣卽僅守府亦但聽之而至于亂則不止卑弱而隣于喪亡故一聞其事卽特變史例空書三字以示倣切正義所謂以宗國而憂王室義當如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王室亂之事也王猛者景王子也前十五年傳稱景王之

太子壽卒立王子猛爲後矣既而王子朝有寵復欲立之劉獻公之子奩文公新繼獻公爲卿士與單穆公旗同輔子猛乘

景王崩時見猛于喪次攻殺子朝之傅賓起而與羣王子盟

于單氏及葬景王子朝因舊官合靈景之族作亂帥郊要餞

之甲三周邑以逐劉子并敗鞏簡公甘平公之師其黨羣王

子欲取猛而殺單子單子乃逆悼王即于莊宮殺羣公子之

追己者以王如平時又如圃車次于皇將以告晉其稱王者

天子諸侯既葬皆稱君景王既葬則自宜稱王然不稱天王

且猶稱名則以天子七月葬茲雖既葬而未及七月且以亂

故未能行即位之禮故稱名比之鄭忽鄭突子野子般之例

以未成君之禮行之其後仍稱王子不書崩而書卒皆以是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也居者亦天子出奔之名與襄王出居鄆敬王居于狄泉例

同若貽公居鄆居乾侯則又因遜而轉稱之不在此例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劉子加劉單子先使王子處猛守王城盟百官于平宮平王廟

鄆躬伐皇大敗獲鄆胙焚于王城之市既而司徒醜以王師

敗績百工皆叛單子伐平之晉乃以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

即陸渾戎及焦瑕温原之師晉四邑周舊晉者以納王于王城是王

之出入屢有勝敗其得直入王城者多藉晉功而經不書者

不子晉也晉爲長伯當此王室不靖自宜釋其位以勤王事

帥先効職毋長亂災即不然而摟伐習成亦當借共主之名

大會列侯親統諸師以從事其間况已經告急王人乞兵而

祇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戎卒以應掌故此則無君之甚者然猶不沒其善而于後圍郊時仍書晉人以表其事誰謂春秋斷爛也

按王城卽邲鄆武王遷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爲都者其地在河南經又書天王入于成周卽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民者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而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黨多踞王城因徙居成周經二十六年入成周是也其時以王城在成周之西而敬王子朝並立稱王故長弘以地震之故告劉文公謂西王受震東王必克葢亦就二王言之並無有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者至顯王二年韓趙分周爲二國名東西周于是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九

始有東西二周之名故曰春秋以前稱西周者豐鎬也稱東周者邲鄆也戰國以後稱西周者王城也稱東周者成周也今公羊忽曰王城者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也詳其意謂成周本京師地周東遷舊居也王猛欲以王城篡京師故經不書西周而書王城恐二京師也是旣以平王東遷世居成周反以王城爲篡居已屬夢夢且此時從未有東西周之名卽周桓居王城皆稱河南桓公並無稱西周公者其稱西周自韓趙分國始而公羊及之則意公羊本戰國後人習見赧王以前世居成周妄疑春秋諸王皆以成周爲王居并不知東西二名實起于戰國之末遂名王城曰西周成周曰東周見後公羊傳且以王城爲篡居之地此皆秦漢人所言得毋公羊穀梁正秦漢

間人乎如是而欲與春秋策書爭是非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

猛卒卽以猛母弟子匈立是爲敬王其稱名稱卒以不行卽

位禮未成君也說見前

傳稱悼王然不入廟與太子洩父同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長麻此月爲癸卯朔癸酉誤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晉召也

癸丑叔鞅卒

叔弓子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初邾人城翼

邾道經武城邑魯

武城人以不假道故伐而取之

獲邾大夫三人邾子想于晉晉人來討故叔孫貽子如晉至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十

是晉人執之且使與邾大夫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周制也有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

使其介子服貽伯坐訟

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乃

去眾與兵而立子朝示以必死宣子始勿與且令叔孫與子

服各居一館使士伯聽其詞並執叔孫子服以謝邾士伯乃

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使邾子歸令叔孫立以

待命然後館諸箕舍子服貽伯于他邑羈之一年晉之惡魯

之辱至是已極向非叔孫之剛果則其濞濤有不可道者時

范鞅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不解其意以兩冠與之

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祈免叔孫叔孫誘其貨匿之不使出

吏人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食之

叔孫之以禮自持而不詘于疆禦如此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晉大夫無名故稱人郊者子朝之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楚費無極去蔡侯朱而立東國在二十一年今至楚而卒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以十四年立虐而好殺人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郊公十四年

年奔 齊 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於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 鬻父穀作甫逞公作橙穀作盈

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會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楚令尹子瑕卒楚師先燬如火吳公子光乃以詐敗誘之殺

三國之君與大夫而諸師俱奔其不書楚者以楚師未陳也

國君死曰滅大夫死皆曰獲如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為生

獲哀十一年獲齊國書為死獲類雜父楚地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天王景王子即王猛母弟敬王也居狄泉避子朝也時子朝

人于尹尹圉文公誘殺劉佗佗公敗劉單之師即名伯奂南宮極

皆以成周人戊尹遂立子朝于王城納諸莊宮經祗書尹氏

以其專也且不使子朝有同立名也尹氏舊稱如詩太師尹

氏類胡氏謂世卿擅權獨稱氏為後世戒則王國卿士劉單

甘名誰非世卿祗取公羊誤解尹氏卒一語以為金科烏知

尹氏卒非尹氏也公羊譏世卿春秋不譏世卿也世祿者世卿之謂也尙書世祿之家卽世爵之家言世有采邑也宋人謂世祿不世官大誤考封建之世從無世祿不世官之例

見經問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穀至河下有公字

公以叔孫見執故如晉乃又不得入其書有疾者諱辱也然亦幸不及辱也自昭公立後公凡七如晉一見止五見拒公之臣亦六如晉而兩見執我辱固有之然晉惡亦甚焉雖然王室構難天王蒙塵夫子特書亂以志憂患而以釋位勤事之宗國尙奔走強大而較榮辱焉是亦不可已乎

二十有四年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饗卒

孟僖子也

叔孫舍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蹻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則殺之恐其來殺已也右顧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有禮遂受禮而歸按叔孫舍三傳俱作媯獨經俱作舍皆叔孫昭子名也胡氏謂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姓氏豈誤以舍爲媯之字乎叔孫固賢然並未嘗以姓氏褒之十四年晉人執季孫意如而歸祇稱意如而無季孫非貶意如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盟于扈而歸稱季孫行父不必褒行父况大夫執致則名並無此例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單伯者王國大夫也有姓有爵而偏無名于美刺何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鬱

冬吳滅巢

楚邑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踵其蹤跡而窺其無備遂滅巢及
鍾離而還沈尹戌曰前滅州來今又滅巢滅鍾離亡郢之始
矣

葬杞平公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

毛檢討春秋傳

三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一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莊公廿五年至卅二年止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二十有五年

春秋孫舍如宋

策書未詳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初鄭伯如晉子太叔謂范鞅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鞅懼與韓起謀于是為黃父之會謀王室也趙鞅合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是役也得春秋盟會之正然美刺兼有而胡氏疑其無美詞夫春秋書事何曾有美刺之字見于文間第書事而善惡自見此卽例也如此經自美多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一

刺少然善觀者于此則晉侯與諸侯皆不親會齊則併大夫亦不與會但有會而此後並無有諸侯之師此年夏會黃父而明年之冬然後天王入成周則其可刺處在經文多有之不必檢傳之徒具戍人明年納王然後知諸侯之怠王事失効官也不善解者但求其字于文間而求之不得則又舍本文而別求他義烏知大義炳然要皆本文所固有乎

有鸛鶴來巢

鸛公作鸛

此記異也魯大夫師已云文成之世早有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之謠今鸛鶴果來當爲昭公出奔之兆蓋失所處也考工記鸛鶴不踰濟此鳥爲魯所無有者且其鳥穴處多藏巖谷與城墮間或攘鸛巢以爲居名南所云

維鵠有巢維鳩居之是也則是來一異巢又一異蓋一事而兩記異者劉向云有蜚有蠶氣之所生鸚鵡來巢氣之所致氣所生爲蜚氣所致爲祥此謂旅鳥變居皆逐君沴氣所先致者祥者兆也胡氏謂公子宋有國之祥則弟受兄國有何異事而異物異處所兆如此此在漢晉儒者便無此言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上辛下辛上下旬之辛也上辛正祭下辛呼旱之祭蓋周之七月爲夏五月舊制龍見而雩在建巳四月去五月不遠故五月猶是正祭至又雩則旱耳說見桓五年傳若公羊謂又雩非雩本借雩聚衆以逐季氏則衆非雩祭可得而聚且九月公遜其期尙早此時卽逐季之謀尙未有緒而欲先事而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二

揚兵誤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己殺作乙陽公作揚

此昭公出奔也書法他國君被逐曰出奔魯君被逐曰孫孫遜同避也雖昭公自奔不關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出國則君被逐矣此固昭公信讒輕舉妄動然而季孫之逆仲叔二氏之黨惡無君第書事而義俱見者徐仲山所謂強

臣執國勢極難輓養癰在胸腹則決去必敗有國者所當戒

也據傳季公鳥

平子庶叔父

之妻有他行惡公若

卽公亥公鳥弟

與公思

展

季公鳥族

申夜姑

家臣

之相其室譜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

平子弟

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郕之鷄鬪

郕昭伯與季家相近

季氏介其雞

甲其首

郕氏以金爲距平子怒侵郕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

從弟會爲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會而季氏反執之會將禘襄公

襄不宜專祭此以時祭重禘廟故言之

習萬舞者不

之公而之季氏

季有私祭

衆惡之公若乃獻弓于昭公之公子務

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初難之旣而告臧孫

昭伯

未許也卬孫力勸之以告子家羈

公孫歸父之子卬懿伯

子家羈曰不

可公室失民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事讒人以君徼幸事不

克而君受之矣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聽值叔孫昭子如闔

魯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

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

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許之政之所

在衆用命焉日將暝而姦慝作事去矣卬孫曰必殺之公使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三

卬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饜辰言于衆曰季氏之有無

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日然則救諸帥徒以

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

冰箭筒蓋可取飲者踞蹲坐也

遂逐

之孟氏執卬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羈曰君

止

不可自出

諸臣劫君而負罪以去

使諸臣出奔

君無與也意如不敢

不改也公曰余不忍也

指諸臣

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

州

齊魯境上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會之唁者弔問之名野

井齊地時齊侯請自莒疆以西致公千社

二十五家爲社卽里也千社二萬五

千公喜子家子曰天若胙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齊

臣則誰肯復從君者且齊未可信不如早之晉不聽臧昭伯率從者以盟請處者皆有罪從者皆無罪毋通內外毋離散毋不繾綣以從公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與居守者同心迎公而以爲皆有罪方欲負罪去公自相離散通內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爲守公不去毋通內外吾何敢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叔孫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于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公入則從公伐季者惟恐得罪故欲殺昭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四

子伏諸道左師展魯大夫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從他道避伏兵既而平子有異志不欲納公昭子乃大恚齋于其寢使祝宗祈死自十月辛酉至戊辰七日無疾卒杜氏云自殺焉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謀單騎不用車公徒執之

春秋出君自鄭昭公厲公外惟衛有四君一惠公朔一成公鄭一獻公衍一出公輒然皆得返國而昭公獨否予嘗謂返國有二一是諸侯納之一是本國迎入之今晉伯既不足恃而齊衛二君又適當景公靈公之庸懦有虛禮而無實濟且晉臣強橫荀鞅趙鞅輩多黨季氏又貪瀆無厭動輒求貨則諸侯之納固無望矣若本國迎入則昭似較易于四君何則四君皆有新立之一君爲之抵敵惠公有黔牟成公有叔武

有公子瑕獻公有衛侯剽出公有父蒯賸昭無有也無有則國無匹敵之君君出君入綽然餘裕卽居守從亡皆不得以兩君顧忌有所藉口又且公逐季氏原非季氏逐公其在公之人不必節辱而在季氏則原非其罪幡然迎入雖曰改節亦並無有前後兩端待請愆謝過之重煩解說此其間卽一本國大夫通之有餘故子家羈聞不通内外之盟卽毅然拒之聞叔孫昭子之歸通意如卽力爲衛之至意如隨荀躒迎公乾侯卽勸公從之及叱意如退荀躒俱去猶乞公以匹馬入魯師而歸之而無如從亡者與公徒之之必不願公歸而公不覺也蓋從亡者皆發難之人也公若昭伯輩與意如勢不兩立而公徒敗事急不用命然而入季氏之門者公徒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心不自安一日從公則公一日不得歸是以長府之役子家欲公使諸臣出奔則公可不出卽旣出而諸人散去有如叔孫昭子者通乎其間則公可卽歸而公以不忍諸臣而不離意如以諸臣從公而必不敢逆諸臣則惟恐公歸但借繿綵從公爲名而必不肯去此公之所以薨于乾侯者非天意也實人爲之也易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言與衆小人居則無可往也又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言用小人則併所居亦喪也公何所往乎剝廬而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至曲棘而卒曲棘宋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取鄆以居公也鄆魯地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爲公取鄆而公得居之是時公次陽州未嘗至齊而曰自齊者見公之已去魯也鄆卽魯邑而不曰歸魯者見鄆之不爲魯所取也至若告至曰至公未嘗告廟而仍書曰至賈遠謂季爲守臣當爲公代祭如荀躒所云子姑歸祭者恐意如無道未肯出此此必公在行所亦設主以告而史官則特以書之亦文例也況居鄆則在所必書也

又范鞅亦云意如專君如在國如書

公行告公至類要是黨意如之言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六

夏公圍成

成者孟氏邑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季氏使申豐女賈

二人家臣名

以幣錦賂梁丘據齊大夫梁丘據謂齊侯曰羣臣不盡

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

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盍卜焉可則師先濟而君繼之否則

君何辱爲齊侯乃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者意

如黨也詐以成誘齊師曰成可取也旣而季氏師已集復謝

齊師曰取成非衆意請戰及戰則齊子淵捷苑何忌子臺帶

三人齊大夫

與季氏野洩冉堅二人遇第傷而不殺若無意克敵

者故戰于炊鼻

魯地

而經不書不于齊以名也曰公圍則齊無

與也雖然公圍之而魯尚可以抗之也乎此其中有義焉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謀納公也然何益矣鄆陵地闕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以長庶子西賢欲立之子西不從乃立

子壬爲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單子以子朝之立告晉劉子初攻王城師敗之旣而劉師亦

敗劉子以王出王宿于褚氏而進次于滑晉乃使知躒趙鞅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七

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始叛而朝今反正乃同召氏之族毛伯

得尹氏固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及劉子單子盟遂

入成周而盟于襄宮襄王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晉

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據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潛楚使莠尹然工尹麋及左尹郤宛救之時季札聘上國未

還也公子光乃伏甲于堀室而饗王王徒皆執鉞夾道羞者

不敢近光使勇士鱗設諸寘劍于魚腹而進之抽劍刺王公

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曰彼乘喪伐我我不可乘亂
伐彼遂引還于是光自立是爲闔廬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
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
弟傳國以及季子夷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
爲諸樊之子當立因弑之其不書吳光弑而書吳弑者非賁
光也昔僕弑父晉荀偃變書弑君未聞有可賁之罪而文十
八年莒弑其君庶其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史文詳略如
是矣蓋既有策書則苟無首從皆可虛其名以按其實以中
無彼此可推卸也胡氏謂諸樊之國遞致不受則國宜之光
而不宜予僚故稱國以弑而不歸獄于光則直賁光矣且授
受大事于此不明則千秋篡案終古未決如宋宣讓穆則穆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八

之子馮反弑宣子諸樊讓弟則諸樊之子又得弑僚似乎是
非無一定者按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禮世者傳子及者傳
弟也蓋三古授受祗有傳子傳弟二法而要之傳弟之法終
歸傳子舍傳子而求他法則篡弑矣故夏周傳子殷商傳弟
然傳弟之窮卽傳子以繼之如沃丁傳弟太庚則太庚子小
甲立小甲傳弟雍已雍已傳弟太戊則太戊子仲丁立其始
于傳弟而終於傳子殷三十王一轍也考世家惟太丁傳弟
外丙外丙傳弟仲壬
以仲壬無子立太丁之子大甲又沃甲祖丁則先立兄沃甲
子後立弟祖丁子以祖丁子陽甲未能立也餘二十八君皆
立弟之子無異蓋父傳子兄傳弟者順也弟傳兄之子則逆矣兄傳
弟父傳子總一制也至叔父傳姪則變制矣是以宋穆傳目
夷則變制啟亂闔廬弑君僚則大逆不道有明景泰帝旣正

位號則自宜易儲其不幸而復辟者偶然耳此禮不明遂有
執吳光之說以懲忠肅者因舉授受之大法以并正之公羊謂光

爲夷昧子僚爲夷昧庶兄則尤屬杜撰無據

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而爲左師費無極右領鄢將師
所惡值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告子常曰宛欲飲子酒告
郤宛曰令尹欲就飲于子郤宛曰吾何足辱令尹令尹果來
吾何以獻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
兵令唯諸門及饗日謂令尹曰吾幾禍于子惡郤宛字將爲子
不利甲在門矣且救潛之役乘吳亂可得志也子惡取賂焉
日乘亂不祥夫吳乘我喪我不可乘其亂乎令尹命鄢將師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九

攻郤氏且蕪之宛自殺時國人弗肯蕪將師曰不蕪與郤氏
同罪乃或取一編菅焉一束或取一秉秆焉一把既而投之

地終弗蕪將師遂假令尹命蕪之滅郤氏族及陽令終氏晉
陳氏既而國人多謗言沈尹戌謂子常曰夫左尹宛與中廩

尹楊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夫費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

在十年出蔡侯朱在二十喪太子建殺連尹奢見定四年傳平王之

不聰邇無極也今殺三不辜以興大謗郤氏陽氏幾及子矣

遂殺費無極與鄢將師以說于國而謗乃止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扈者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固請納公獨范鞅取貨
于季孫謂司城子梁樂祁與北宮貞子北宮喜曰季孫何罪而君

伐之請囚請亡不許而君自出之公徒之怒實以啟叔孫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者前見今魯君守齊三年無成而季氏甚得其民有備多矣然且有備而事君一如其在國此不可測也二子願納魯君則鞅請從無成將死之衆懼而退是役也其令戍周則得矣而于納魯則未也此亦第書事而義自見者若大夫通序則書例如此並無他義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名其事史闕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共

飲酒也及飲使宰夫主獻兼請安不親獻請安以大夫禮待公子家子以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十

公出時孟懿子陽虎伐鄆將奪公歸鄆人請戰子家子不可

公乃遣子家子如晉公徒禦之于且知近鄆敗而退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

公雖去魯而季孫猶遣使會葬范鞅所謂事君如在國者此

其一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晉地

公以齊敬衰始謀至晉然當待于境使之通之俟晉命來逆

而然後入今遽次乾侯則倨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謂不通而卽安

于甥舅齊異姓甥舅之國其亦使逆君亦使我來逆而後入公乃復還境而後

逆之不能用于家故見辱

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作甯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次乾侯不得見晉君仍返于鄆而齊侯使人來唁夫唁者初失國而弔之之禮今公自晉歸客寄如故而忽使來唁則謂公矣蓋謂公之如晉而不納同失國也然且來唁者稱公主君則更以大夫比公矣故子家子曰齊卑我甚矣君母辱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一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此固特書之以見齊之無禮者若其書公至則前公在齊魯境上與齊侯遇返而居于鄆爾時未嘗至齊也經書自齊居于鄆今直入晉地不書自晉居于鄆而書自乾侯以齊侯見公晉侯未見公也見則非齊而書齊不見則自晉而不書晉書唁惡齊書自又惡晉也至若國之辱則至此亦不能諱矣公如晉次于乾侯

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而賣其馬遂不歸馬時衛侯獻乘馬名曰啟服墮墜而死公將為之殯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欲使食馬始以幣裹而

埋之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輒之子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鄆人與公徒爲二此必公徒虐鄆人而致潰者公自此無居所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史例國君出外則必書然但書出與至而並無出至之間又特書所在之例其或書所在必于元正以元正朝廟係國大事此禮未行則必書所在以示貶辱故諸公在晉非一次而經皆不書獨于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蓋書則責之不書則諱之也今忽書公在乾侯此固責公之不用諫不疎羣小以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三

致戮沒故連書三年以明戒而不知春秋者謂君凡所在必書所以存君則公自二十五年邈後歷三十六七八九凡四十年未嘗一書所在也胡氏謂他年不書以鄆猶在魯封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而寄乾侯非其所矣故必書則二十八年已去鄆而亦不書何也蓋春秋書在專爲朝正闕而不書所以諱惡後儒不知春秋妄作書在以存君之說致有明靖難無賴造爲建文出狩錄每歲必記所在以爲書法夫君死國亡何處朝正而誣妄如此此豈春秋乎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二月而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羽公作馬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皆王僚子二一十七年奔其地者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土田而居之子西諫不聽吳子乃執鍾

吾子伐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師吳子唁而

送之既而奔楚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公穀作躒後同適歷晉地

晉定公初立將以師伐意如而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

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如何晉侯召季孫范鞅私謂季孫

曰子必來季孫乃會荀躒于適歷經特書者善之也荀躒乃

訊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三

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

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唯君此

而後 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或賜自盡而不殺

弗亡不滅其族 舊解誤君之惠也死且不朽此死而不滅亡若得從君而歸

則固臣之所願也敢有異心此竟不察不死而釋之 第迎之而歸此是本意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初立未與公相見故先來唁公禮也季孫意如乃從知

伯即荀如乾侯于家子曰君與之歸勸君許 其歸一慝之不忍而

終身慝乎一慝謂慝與同歸也 終身慝不欲也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

之從公不願歸者欲 公逐季孫舊解誤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

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

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季孫也誓不相見正欲逐荀季孫之言也言不逐則不歸也

踰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如此則納公且有罪矣何敢再

知逐季氏事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

祭謂禪君既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

既祭事為晉納晉使又去則借魯師之迎而單騎自歸此與左師展以乘馬挾公與孟懿子陽虎伐鄆劫公意同公欲從

之則前誓非公意矣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全在從者子嘗從經校公

出始末齊景公為德不卒宋元公急于救公而無故路死衛

靈泄泄晉頃君臣則兇惡之極昭公不幸而遭此不意晉定

初立即懷救卹向使有臣左右之則乾侯之誓毅然為公逐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叛臣有何難事而無如范鞅荀躒皆意如黨也夫如是則就

其迎納慷慨而歸亦所云一慙可忍者而羣小脅從終始不

破公從此無歸日矣經特書晉唁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

成也若晉唁則誠可嘉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

黑肱邾大夫不書邾史闕文也濫邾邑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取闕事闕公羊曰闕者邾婁之邑也據定元年葬昭公季氏

使役如闕則闕本魯邑爲羣公墓地所在公羊妄說也若杜氏謂公遣人誘闕而取之則亦無據且此時取闕何爲乎

夏吳伐越吳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大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城成周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不敢

歸也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不書

者以公薨未告也且令城成周于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

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饘以令役于諸

侯著爲成命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一毛檢討春秋傳

五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疾徧賜大夫大夫皆不受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

之大夫皆受至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

也大夫皆反之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一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二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定公元年至七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定公

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也諡法安民大慮日定

元年

此時公未即位當書昭三十三年至六月即位始稱元年此
例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公穀皆以春王作一節三
月以下又一節誤矣今校經

改正文本

春王連三月爲文此是舊例以正月二月無事至三月始有
事而書之無有以春王二字爲文三月又爲文者三傳本皆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二

毛檢討春秋傳

一

截春王二字以爲定公不得正其始故無正月則自隱二年
始凡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有春王而無正月者皆宜截斷二
字另作節矣且其所云無正月者非謂春王下無正月二字
謂全無春王正月四字也春秋十二公凡元年俱有正月以
新君改元無事亦書故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且無他事
可書亦必空書春王正月四字而此獨無有故曰無正月則
定公此時尚未爲君雖昭公之喪已至壞墮而公子宋未先
入仍未知新君爲誰而謂定公此時得空書正月乎當正始
平若謂定公爲意如所立即不正始則宣公爲東門襄仲所
立獨正始而書正月何也總之昭公死非其所定公立不以
正在夫子直書其事而其義自在如必以此爲狡獪則按之

全經而無一驗者與其不驗而廢其說何如按經而存其義之爲得當也

前年冬晉士彌牟定城成周之令至是城之時士鞅新代魏

舒泄政已裁版矣宋仲幾宋大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屬國

爲宋代役薛宰曰宋爲不道絕我小國于周而以我適楚故常從

宋若復舊職我將承王官不暇而尙役于諸侯乎仲幾曰三

代非舊矣薛焉得有舊若云職則役宋其職也士彌牟曰晉

之爲政者新言士鞅新代爲政不知舊事子姑受功俟吾歸故府考之仲

幾日子縱忘之山川鬼神忘之乎士彌牟怒謂韓簡子曰薛

徵于人宋徵于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

乃執仲幾以歸既而歸諸京師若其城役則三旬畢功而孟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懿子亦與焉但據傳晉先執仲幾歸晉而後歸京師經不書

歸晉爲晉諱也戊不受功則泄政者得而執之胡氏謂當執

以司寇不當自執則士彌牟定役令時但曰授諸侯之帥未

聞屬司寇也祇不卽歸京師而先歸晉則稍自專耳故諱之

然諱之卽予之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告于廟故書至卽位者行卽位禮也據傳叔孫成子昭子迎

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感子家子從公之言欲以爲卿使叔孫

道已意子家子故不見叔孫且故誤會哭之期易幾而哭惟

恐聞季孫語也叔孫乃使人傳季孫命謂公衍公爲皆昭公子實

使羣臣不得事君公子務人與公若謀去季氏卽公爲也儻得公子宋昭公主

社稷則羣臣之願也若季氏之願則願與子從政立子家後
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子也歸父爲季孫所逐子家
羈紹之然未立爲族故未有後子家歸父之子 凡從公出

而可以入者惟子是聽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
在羈何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者禮也禮
當從君出 寇

而出者行可也與季爲
寇者 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

也羈將逃也昭公不知
入故當去 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

壞墮反出 子家子與焉然後公喪始告至而定公卽位

按癸亥喪至越五日戊辰而後卽位者王制天子十日而殯

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當殯矣古凡卽位必

受命于殯行奠殯之禮如顧命三宿三咤授同拜命然後出

而卽位此諸侯殯禮與嗣君卽位之禮俱如是者雖公喪自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三

外來亦無異制祇嗣君遭喪卽位原在死後奠殯之頃至踰

年改元則于朝正後又再行卽位之禮以示更始而今則喪

既逾年元亦旋改則但以遭喪卽位之禮兼改元卽位之禮

一如篡弒之後之不再行者此亦事勢使然而並無義例于

其間也

乃公穀不知何據謂正棺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夫周制殯西

階無正棺兩楹間者惟喪大記君薨之禮既小斂男女奉尸

夷于堂將由大斂而遷之于西然此在未殯前之禮且小斂

三日非五日于禮不合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歸至于廟門

遂入適所殯夫謂適所殯者謂適西階上舊所當殯之地也

若兩楹之間是般人殯處非所殯矣及鄭氏註禮依違公穀

說謂外來之喪不忍其遠不復以賓禮視之故變西階爲兩楹此以調停議禮者然考之他書實未有此

至胡氏謂周書顧命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卽于是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入室宅憂爲天下主今癸亥喪至戊辰卽位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如此則公子宋先入在喪至壞墮之時此卽四月乙丑迎康王以宅憂之先事也若康王卽位則自乙丑至丁卯三日作冊自丁卯至癸酉越七日卽位凡十日是天子十日而殯而卽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卽位其于禮未有過也今以迎入宅憂之日誤認爲新君卽位之日書文于支歷歷可數猶謬戾至此况其他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在外歸故八月乃葬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一毛檢詩春秋傳

四

季孫使役如闕先公將溝焉溝分榮鴛鴦魯大夫日生不能事

死又離之以自旌也旌已不臣乃止又問榮鴛鴦曰吾欲爲君諡

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仲明已不臣乃

止遂葬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溝合之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煬公魯先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其宮祧久矣今忽立者徐仲山日記云煬公繼世兄弟相禪明立公子宋之爲世法也若謂昭公出時季孫每禱于煬公故立之則先公多矣何取乎煬而禱之謬哉

冬十月隕霜殺菽

八月霜未降而殺物記異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者公宮之南門兩觀者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土爲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其又稱觀者以兩闕懸象使人觀之謂之觀也災者天火也胡氏襲公穀之說謂雉門爲天子五門之一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禮制災而復作春秋所以譏也按天子五門爲臯庫雉應路五名然諸侯亦有之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臯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二門卽是天子之臯應二門非謂此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三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詩太王遷岐立臯門應門家語衛莊公反國繹祭于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卽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旣葬而經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此以高爲貴者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妄說也若子家駒說亦出自公羊一人之言他書並無見者子家駒卽子家駒亦公羊變文

秋楚人伐吳

吳人使舒鳩誘楚師而潛師于巢以伐之敗楚囊瓦之師于豫章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即位朝晉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公作拔公即位修好也拔即邾魯地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徯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人乘城成周之後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爲之首劉子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三

毛檢討春秋傳

六

者傳稱劉文公王官伯也先是蔡侯有兩裘一獻于楚昭王唐成公有兩肅爽馬亦一獻于昭王楚令尹囊瓦欲併得其一止兩君于楚三年不使歸必使併獻而後歸之故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乃辭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諸侯興師而但書侵楚以其不終伐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娃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娃公作歸後同

沈人不曾召陵晉人于會後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其君其日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下復書盟以終會之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公作浩油左與上文連作一節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前列諸國之目則後以諸侯二字總概之此書例也名陵之會諸侯謀伐楚而不終伐則但爲盟以終之此諸侯二字卽十八國也其不稱劉子者以劉子有封爵雖王官實諸侯也胡氏不識例不讀經兼不曉事于前蔡滅沈責蔡侯之殺沈子此盟諸侯責定公之爲意如所立而求盟諸侯以固其位夫蔡侯能殺沈子定公能盟諸侯乎此不曉事也書例前不列諸國單書諸侯則爲特會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是也前旣列諸國則後書諸侯卽是前會僖五年公及列國會首止諸侯盟于首止是也今召陵有前會矣此不識例也經書公會劉子及列國侵楚旣書滅沈又旣書盟皇鮑然後書公至自會則此一書盟實并前會與後之至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七

會而合書之而謂此會是公事是不讀經也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成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每遷必書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卽劉文公翁也以出會故書之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滅沈故楚圍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圍公作國

葬劉文公

以同會故會葬書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薳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柏莒楚地

蔡侯以子元質晉而請伐楚召陵之會未及侵楚而楚師已圍蔡矣然且晉第伐戎仍不救蔡蔡侯乃又出子乾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而請伐楚吳為之興師蔡侯與唐侯從焉大敗楚師于柏舉薳瓦奔鄭是此舉蔡實為之故經特書蔡侯以之以者主在蔡也夫如是而召陵之會臯鼫之盟蔡之滅沈楚之圍蔡通讀之而吳晉楚蔡之是非可指掌矣故曰春秋非斷爛也

庚辰吳入郢

公作楚左合上文為一節

皇清經解 卷一百五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八

吳師從之五戰而入郢先是邲敖之弑楚靈王殺太宰伯州犂而其孫誥奔吳為吳太宰事在昭元年楚子麇卒左傳以為昭二十七年卻宛黨出奔誤及平王娶太子建妻少師費無極譖太子于王且言其傅伍奢共謀為叛王乃執伍奢且召其子尚並殺之而少子伍員奔吳與詔同事闔廬謀伐楚至是楚子奔隨吳伐隨隨不肯下申包胥者伍員友也當員奔時遇申包于途謂曰我必亡楚申包曰子亡之我必興之至是奔秦依庭牆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出師大敗夫槩王吳王弟于沂又敗于麇又敗于公婿之谿楚子還郢

據傳吳入郢時以班處官謂以班次尊卑分處王與大夫之宮室蓋言行所也故吳王子子山處令尹之官夫槩王以王

弟奪其宮居之是時楚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不和則吳師必亂謂其爭班次以奪宮室故其亂可乘也今公穀道聽誤以宮爲室且誤以室爲妻謂吳不稱子夷狄之也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而胡氏遂謂乘亂肆淫黜而不子夫楚王不知其有母與否然當其奔隨時急取其妹季辛與畀我二妹名以出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其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夫之挈室以奔則傳有藍尹壘涉其帑語國語亦云見藍尹載其孥卽有偶爲俘虜如葉公子高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及聞楚子復國卽棄母而歸葉公惡其不義見后臧未嘗一正視之其嚴慈如此自公穀有妻楚王母撻平王墓之文而後之

皇清經解

卷二百五十二

毛檢討春秋傳

九

爲小說家者擴其邪說依類增長無所不至此禍經之文不可不察也若夫前書吳子此又去子字者史文有詳略並無義例此與成二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公穀胡氏俱非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公作正

夏歸粟于蔡

策書未詳

蔡饑而我周之亦不可解杜氏曰蔡爲楚所圍故歸之粟則圍蔡在四年秋于此不合若公穀謂諸侯歸之則此時蔡方從楚而諸侯肯歸之乎且但書歸而不書所歸之國與人皆本國書例而此又妄言之故曰不曉事不識例此又其一也

於越入吳

於越越名也入吳者以吳在楚而乘間以入之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此無貶詞貶不在此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舍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為大夫是為武叔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邈後同

許與鄭為終始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

哀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

皇清經解卷一百五十一毛檢討春秋傳

十

此晉令也周儋翩子朝因鄭以作亂鄭為之取胥靡故晉使

魯伐之是時取匡鄭邑不書以歸之晉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并報晉君聘也禮凡君聘必夫人

同之然祇遣一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尊晉且欲誄辱三桓

故特遣孟懿子報晉夫人之聘雖兩使而實一禮故並書之

當是時陽虎之執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宋使樂祁犁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繇上范鞅惡其主

趙氏也言于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為罪遂執之然則晉

卿之分國而爭大如此

冬城中城懼晉也中城見文九年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無何字闕文

鄆貳于齊季孟圍之齊人乃歸鄆陽關陽虎居之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晉伯已衰諸侯始特盟于是齊侯貳晉與鄭伯盟衛地而徵

名會于衛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皇清經解卷二百五十一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衛侯聞齊召思欲叛晉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如齊

而私于齊侯日陽執結以侵我使諸大夫知所畏遂執結侵

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衛乃與齊盟而陰以結之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以叛晉故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

家將宵入齊師齊設伏以待之處父謂虎日汝不知禍吾殺

汝矣苦夷季氏家臣謂虎將陷二子季孟于難吾必殺虎虎懼御二

子還得不敗然則陪臣之互執國政各能相制又如此

九月大雩

